



▲中國隊在體操個人全能項目中摘銀銅。

但生活總是這樣

「但生活總是這樣。」這個悲情的夜晚，二十八歲的體操「老將」肖若騰淚灑賽場，這或許是他最後一屆奧運會。

上月底進行的巴黎奧運會體操男團決賽中，中國隊在距冠軍近在咫尺之時，因蘇煒德兩度掉槓失誤，憾與金牌失之交臂，並被戴上了「拱手把金牌遞給」日本隊的帽子。直播中默默拭淚的肖若騰賽後接受採訪時，眼圈又紅了。

在廣大網友的鼓勵聲、責怪聲甚至謾罵聲中可以看出，在人們的印象中，中國體操隊還是那支金牌之師。但搜一下數據便可發現，其實中國隊上一次獲得奧運會體操男團金牌已是十二年前的倫敦奧運會。此後隨着陳一冰、鄒凱等名將的退役，中國體操隊就此跌入了低谷。而體操女團更是在北京奧運後就「金銀無收」。時隔十二年，觀眾終於又看到了那道金色的曙光。然而，蘇煒德的數次失誤，徹底捅破了這個金牌夢的泡泡。

在里約奧運會遭遇「零金滑鐵盧」後，時任體操中心主任羅超毅曾在採訪中透露，按照現在傳統體校、體工隊模式的人才存量，估計只能勉強撐到二〇二四年。「得益於北京奧運會得天獨厚的時代紅利，二〇一二年倫敦奧運會時，中國體操尚能蹭到一絲餘溫。」而現在，曾經熟悉的身影早已不在。

世界冠軍、奧運冠軍李小雙在比賽結束後直播中直言對中國體操隊的意見：「最大的問題就是教練組，別人不該說的我說，你們別怪運動員。」他表示，再好的一位運動員，如果沒有管理團隊，沒有總教練都是白搭。

正如本屆奧運會上意大利游泳運動員感慨道：「我就像個水手，燒了自己的船。沒有回頭路了。」

樂活潘少
逢周一見報

小陳

母親接了個微信電話，只聽得手機中機關槍似的一連串方言，有點難懂。這是小陳打來的，她又讓同鄉給母親帶來三隻殺好、冰好的農家土雞。

小陳其實年紀不小，如今已年過花甲。她早年在蘇北老家結過婚，育有一子，後來因丈夫賭博上癮兩人分手了。她三十多歲就離家出外務工。此前在父母住的小區做住家保姆，照顧了父親老同事癱瘓的妻子十多年，老先生一直叫她小陳。兩年前老太太過世，老先生又感染上新冠被送去醫院搶救，她幫着照料了一些時候。最後因為和老先生的家人鬧矛盾，辭職走人了。離開這個崗位後，她又在本埠另外幾家做過相同的工作，但都不久長，去年底回了老家。

小陳和母親一直通過微信聯繫，所以我們了解她的近況。比如，她孫女診斷出白血病得看病，弟弟工傷摔壞了背脊需要人照顧，似乎家裏的事情一樁接一樁，都需要她出錢、出力。前一陣她告訴母親，去幫造房的做小工，一天能掙五百元，幹了十幾天收工了。母親擔心她太熱心辛苦，她卻說自己有力氣。又告訴母親，她回老家後，家人忙着給她介紹對象。但她不感興趣，自己有錢、有自由，幹啥要去服侍一個老男人？

小陳文化程度不太高，但人能幹，個性爽利，視頻、微信都玩得很溜。平時花錢也捨得，一萬多元的手機說買就買了。她和母親投緣，燙個頭，買條項鍊都要通過微信分享。最近她已給母親寄過兩次雞了，說是農村姐姐自家養的正宗走地雞，平日只餵玉米和菜葉子，味道好極了。

辛苦了大半輩子，但願小陳老來在家鄉能好好享受生活。

墟里葉歌
逢周一、五見報

大自然或藝術家能調出多少種藍，我不知道。在賽里木湖，我看到了生平見過的最多種的藍。於是，恍然大悟，原來，旅行不僅關乎生活與心靈，也關乎顏色。而顏色，又是生活與心靈都不可缺的東西。

賽里木湖位於新疆博樂，意為「山脊樑上的湖」，形成於七千萬年前的造山運動。博樂市是博爾塔拉蒙古自治州的首府。我從北京坐了四個小時飛機到烏魯木齊，又坐了一個小時飛機，抵達博樂，再從博樂驅車一小時，終於來到湖畔。

據說，海明威曾在一次聚會中跟朋友打賭，聲稱他可以用僅僅六個字寫出一個完整而感人的故事。朋友不信，紛紛下注，然後，海明威寫下了六個字：「For sale: baby shoes, never worn.」（待售：從沒穿過的嬰兒鞋。）六個字，足夠令海明威贏了一場打賭，但是否足夠令你明白什麼是故事呢？

故事由事件組成，但事件的排列，又不一定能夠構成故事。舉一個簡單例子，以下有三個事件：事件一，下大雨；事件二，地濕了；事件三，我上班去。如果我寫道：「天下

內地電視劇每年產量甚多，有些劇集在放映之前未必投入很多宣傳，又或未能置於黃金檔期播出，觀眾便不會大加注意。有些劇集在播映之後才得到口碑傳誦，有些更甚變成滄海遺珠，未被留意。去年的《漫長的季節》沒有開播聲勢，但劇集內容獨特，拍攝手法新穎，引來觀眾好感，最終在第二十九屆上海電視節白玉蘭獎獲得「最佳導演獎」，成績令人欣喜。上月我觀賞了一齣十二集的《消失的大象》，前幾集感到有些胡鬧，看完全劇卻別有一番感受，覺得

這是極大的一整塊藍，三面高山環繞，湖嵌在厚厚的草甸間，又遠遠鋪開去鑲到天邊，天映湖，湖映天，站遠看，走近看，向前望，回頭看，它的每一寸波都是藍的，但又藍得各不相同。詩人艾青這樣寫到：「你竇石藍的湖水，一見便教人心神蕩漾……」據說，湖色包含了四十二種藍，我沒有去數，因為根本不可能數清，與其斤斤於數字，不如由着這藍與天流轉，與目偕變。

大凡有湖的地方必有美景。當今之世，天下景致盡在網上，從照片、

視頻裏欣賞，因為有了角度選擇與光影調節，有時比實地還艷麗。但湖是有脾性的，不親臨無以感受。內地的湖，如杭州的西湖、武漢的東湖、嘉興的南湖，多以人文取勝，西藏的湖呢，又以神性感人，賽里木湖則從骨子裏散發着仙氣。人是現實而切近的，神是渺茫而高冷的，仙卻是浪漫而可及的。

當地對賽里木湖的文化打造，恰以浪漫為底色。景區和服務區總面積一千三百一十四平方公里，諧音「一生一世」，海拔二千零七十三米為

「愛你情深」，湖深九十米寓意「長長久久」，至於賽里木湖和烏魯木齊相距五百二十公里，則是「我愛你」的別稱，更為它添上了一些悲傷與浪漫的氣息。繞行湖畔，輕風淡雲在身邊湧動出多情的旋律，心情也如眼前這塊藍，寧和透亮。（入疆記之一）

知見錄胡一峰
逢周一、三、五見報



從沒穿過的嬰兒鞋

了一陣雨，我看到地濕了，然後換衣服上班去。」這不是故事，只是按照時間順序的事件排列。

換一個寫法。如果我寫道：「我看到下大雨，地也濕了，於是決定穿上雨衣，並且換一條不會弄濕衣服的路線上班。」那麼，三個事件就有了因果關係，一個事件推動另一個事件，這就是所謂的「情節」。

但，有情節，不一定是好情節，更不一定是故事。那麼，為什麼「待售：從沒穿過的嬰兒鞋」是好故事，但「下大雨，地濕了」卻連好情節也談不上呢？

有一雙嬰兒鞋、嬰兒死了、賣出嬰兒鞋，同樣是三個事件，海明威寫下的不只是一段因果關係的排序，而是寫下了一個叫人傷心的故事。

故事的定義不少，其中一個我十分認同的是：故事，觸動情感。人有很多的情感，除了傷心，還有喜樂、憤慨、興奮、甜蜜、寂寞、絕望、荒謬、懷舊、疑惑、恐懼，以至愛，等等等等。

不同類型的故事，觸動不同類型的情感。活地，亞倫的愛情故事，帶來自我懷疑、失望、狂喜；日本動漫的勵志故事，帶來勇敢、困惑、自

信；史提芬·金的恐怖故事，帶來驚慌、忐忑，以及同理心；東野圭吾的懸疑故事，帶來好奇、厭惡、窺探慾，以至滿足（如果讀者認同其結局的話）。

於是，我們會疑問：怎樣寫故事，才可以觸發讀者的情感呢？我們找機會再談。

普通讀者米哈
逢周一、五見報



《消失的大象》

《消》劇有着《漫》劇的一些影子。故事以虛構的小城市象城為背景。富商志叔要在象城舉辦一場盛大的馬拉松比賽，吸引五萬人報名參加。土生土長的青年人張礦好高騖遠，夥拍好兄弟劉明一起爭取統籌馬拉松比賽。志叔希望以象城雜技團的鎮團之寶大象灰哥作為比賽的吉祥物，一切安排卻都只是掩飾志叔的惡行——他原來是印刷偽鈔集團的首領，希望藉馬拉松比賽而清洗黑錢。

《消》劇的故事很奇特，雜技團成員和各類動物角色令劇集增添一種

奇幻色彩。全劇十二集主要講述張礦如何爭奪統籌工作，當中又牽涉到偽鈔集團內部爭鬥，以及象城其他小混混從中作梗。角色行為詼諧滑稽，全劇更以方言作為對白，令小城市人物有點脫離現實的荒誕質感。

嘻嘻哈哈，熱熱鬧鬧，十二集劇情不經意便過去。志大才疏的張礦在故事末段已被踢出比賽籌辦團隊，但他硬闖開幕禮，在台上向着到來現場參加馬拉松比賽的運動員（其實都是平民百姓），說白交代了全劇的主題思想：「我不甘心嘛！就像你們一

樣，明明曉得馬拉松只有一個第一名，為啥子還來了？不都是想試一下，自己跑不跑得贏？」如是，小城市的青年人不自卑，總要放膽嘗試幹一番事業，努力爭取成績，不要理會最後輸贏。

文藝中年輕羽
逢周一、二、三見報



多磨四年的好事



誇張地說，真的有點恍如隔世。事實上，二〇一九年進行初賽時，樂評前輩周凡夫是觀察員之一，決賽時已遺憾隔世。

三年多疫情也讓筆者「磨」出《揮灑自如——中樂指揮培訓與實踐》一書，把十多年指揮大師班和三

屆指揮大賽結集成書。餘下的半屆就是上月的三輪比賽。從初賽近六十人，三年半後賽事重燃，複賽時十七人，到準決賽七人，最後選出三位決賽者。

決賽指定曲目一共三首：郭文景《滇西土風三首》第三樂章，以及伍卓賢《大樹》的環保中胡、高胡與樂隊選段。首先登場是現任無錫民族樂團助理指揮郭盼，這位唯一決賽女指揮演出實而不華，處理音樂對比鮮明。郭文景一曲結束時落棒較樂隊為快，可能失分。接着現任黑龍江歌舞劇院民族樂團常任指揮馮天佑，以雷霆萬鈞之勢帶出樂團雄渾聲

響，速度偏快，刺激度高，但協奏曲伴奏可以更緊密。最後出場是來自台灣、就讀於上海音樂學院的黃蔚傑，以較慢速但細膩演繹，為音樂添層次和節奏感。

黃蔚傑的出色表現贏得評委予以冠軍，同時亦贏得媒體、觀眾兩個最喜愛大獎，得來不易。

樂聞集周光葵
逢周一見報



塞納河畔的浪漫

「瀟餒俄思斯」，如果不作解釋，誰知道這幾個讀起來有些拗口的字有何意義？

中國擊擊選手劉宇坤在巴黎奧運會奪金後，其社交賬號昵稱引起大家好奇。隨後，還是他的妻子揭開廬山真面目，原來這是兩人的戀愛紀念日「八月二十四」的諧音。妻子還發文祝賀：「我哥這次打了一個非常厲害的工。」情侶之間的溫馨，讓粉絲隔着熒幕都覺得「夠甜」。

許多舉世聞名的城市都依水而生，巴黎也是，「塞納河」幾乎可以說是巴黎的代名詞。伴隨巴黎奧運會進行，塞納河畔的浪漫不斷上演。

八月二日晚，中國羽毛球混雙組合鄭思維和黃雅瓊贏得金牌。賽後，黃雅瓊又收到驚喜，其男友、同為中國羽毛球運動員的劉雨辰在現場手持鮮花與鑽戒，單膝跪地向她求婚。在眾人的祝福中，黃雅瓊滿臉幸福，幸福地流着淚戴上了戒指。

同樣在塞納河畔，同樣是求婚戒指，卻成為法國前總統密特朗的傷心記憶。一九九四年十月，《大公報》的「寰球特寫」曾刊登一文《二千四百封情信的浪漫》，其中介紹，密特朗十分愛自己的初戀蘭芝艾，寫給蘭芝艾的二千四百封情信便是證明。在一九四〇年三月三日兩人訂婚，不過密特朗出生入死從前線回來，未婚妻卻已戀上了一位波蘭伯爵。密特朗回到巴黎，接過退回來的戒指，據說，當年這枚戒指被密特朗憤然拋到了風光秀麗的塞納河。

蘭芝艾此後離異，再嫁一位電視大亨。據雙方朋友說，晚年兩人都已成為社會名流，時常會通電話，而每年三月三日，密特朗都會準備一朵紅玫瑰，送到蘭芝艾的家中。

伏牛山喬苓
逢周一見報



身邊的奧運

好喜歡六十一歲的「乒乒孃孃」倪夏蓮，喜歡她總是滿面笑容，享受比賽，提醒我們乒乓球在你死我活的競技之前，首先是一個帶給人快樂的運動。也喜歡她在社交媒體上說自己「平時只喝白水」，但在奧運賽場上一有機會就對着可樂瓶一頓狂喝。

也喜歡土耳其射擊選手迪凱奇，沒有專用眼鏡、沒有專業耳罩，單手插褲袋「零氦金」出擊，就將奧運銀牌收入囊中。相比起其他「武裝到牙齒」的選手，網友笑言「果然差生文具多」。

巴黎奧運如火如荼，有網友建議，每一個項目除了專業運動員參與之外，還應該邀請一位普通人參加，作為「參照」更直觀地向觀眾展現專業運動員的強大。雖然操作性近乎為零，但想法本身還是很值得稱道的。就像網友調侃的一樣，「奧運是一群

最需要運動的人，看一群最不需要運動的人做運動」，好有道義，完全無法反駁。但倪奶奶和迪凱奇的出現，似乎讓奧運變得離我們更近了一些——我們不用打敗莎莎這樣的「大頭腦」，也一樣可以享受奧運帶來的快樂；我們不用擁有非常專業的器材，也有在世界舞台可以一較高下的機會。在看張家朗、江旻憓的時候，我只能抬頭仰視，心嚮往之；在看倪奶奶和迪凱奇的時候，我看到的則是身邊的朋友：或許是已不再年輕卻依然活力無限的長輩，又或許是用最簡單的設備卻做出最驚人效果的技術大神——讓奧運，來到了我們的身邊。

大川集利貞
逢周一、三見報

